

兵老

老 兵

舒 羣 創 作



上 海 友 友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像這樣的破軍衣：欠缺着衣扣，領鈎，衣袖上，褲角邊，破開了一條一條一條的裂縫，沒有皮帶，也沒有領章，處處滿着水滴，油汁所積下的紋痕；在張海的身上，已有六七年了；所以人家都說他是老兵——他的年紀，才祇有十九歲。

貧血的嘴唇，不明亮的眼睛，低小的鼻子，枯瘦的耳朵……組成了一幅不健康的面孔；這就是張海，這就是人家所說的那個老兵。

正是飄起秋風的時候。

昨晨的天色是清朗的，淡色的雲團，雲塊安靜地息留在天面上，太陽還沒有出來；東方的雲層間，祇是透過了幾條金線，鮮明的顏色，誘着眼

睛；在高空的一處，仍遺着一條孤另的月痕，不移動，固守着自己佔有的位置，在初醒者的矇矓眼中，也許誤認了是一面人工製做的畫面。

地面上，濕潤着，彷彿剛剛被海潮洗過似的；有短草的地方，仍披滿着露珠，微小的如同勻整的珠粒，一滴一滴地開散着，吸取着週邊僅有的一些明亮；在不知覺中，一滴一滴地滾落下來，漸漸侵入土中去。

晨風夾着一種清爽的氣味，從四野集中來，又向四野散開去；好像故意在戲弄早落的黃葉——讓它們飄起飄落，徘徊着，滾轉着，失了去向，又失了安眠的葬地。

鷄的啼聲，已經息了；狗的吠聲，還沒傳來；祇有不知名的小鳥遺下幾聲喚不醒夢人的鳴叫，衝破着清早的寂寞，飛過了，或是飛來了。

充……

充滿着這般景的，是一面坡的地方。

一面坡，祇是一個小小的城市，沒有什麼古蹟，也沒有什麼名勝，冬天同冰窖一樣，夏天却是一處避暑的地方。四邊繞着山羣，並不雄壯，甚至沒有一塊雄壯的石塊。處處都是土質與沙粒交組着踏平了的小路；南山的破口處，叫做土門嶺有着一座小小的破廟，常常飛起着香火，有時也響着鞭炮；北山下流過着一條螞蜒河，岸旁，有幾處生長着蔽天的樹林，有幾處堆集着農家的小房；東西兩山都斷了一處的山角，中間爬過了中東鐵路哈綏綫的路軌。

街上，有大的商店，小的舖子；有伐木的林場，收買獸皮的皮莊；有

出口大豆的糧棧，有異國居留的民會，有土娼，暗娼……人們都在慣常的生活中，很少有着驚人的故事；有的，也祇是一些搶奪的消息，久了，並不惹人注意。

這里究竟有多少住戶，沒聽說有過詳確的統計；總之，熱鬧的大街整天充塞着行人，僻靜的小巷，很少聽見脚步聲；不過，誰都知道駐軍，有整整的一團，所以在星期日，隨處都有着軍人的影子；雖然，整團的軍隊，一連一連地分散了，有的進山剿匪，有的駐守着山地，所餘下的，祇是一部份，——一面受着軍訓，一面維持着地方的治安和留守着營部，團部。營部不常有着確定的住址，有時候，隨着全營的隊伍出發，或是換

防。

團部的駐所，是在螞蜒河邊，靠邊車站，俱樂部，公園，東鉄和特區兩個中學，有着曠大草場的地方。高高的大門，兩邊延開一圈廣闊的木棚，門前懸着一條木牌，寫了陸軍第八百七十四團的字樣。有兩個崗兵拖着步槍，繞着兩個相對的崗樓徘徊着，看守着院內的幾處辦公室和一所兵營；如果看見了長官，不管是軍裝的，或是便服的，也不管是走進，或出是走，或是閑逛着從門前經過，都要一樣地行着敬禮；如果，是士兵呢，那是隨便的，也許互相地交換着一下軍禮，也許無意地打了幾句招呼，也許故意地開着玩笑……總之崗兵好像沒有一刻空閑的時間；最舒適的，祇有早晨——起床的號令，還沒有發出，團部的士兵，仍在熟睡中，崗兵在崗樓里，抱着步槍，下顎垂靠前胸，也許在矇矓中，貪覓着舒快的睡眠。

在這般的寂靜中，祇有廚房中嚶語般的歌唱：

羊糞蛋，

用脚搓，

你是弟咧，我是哥，

打壺燒酒咱倆喝，

喝醉了，

打老婆，

打死老婆怎麼過？

揸着花鼓唱秧歌。

停了一刻，吁了幾口倦意的氣息；又有異樣的歌子，用異樣的調子唱

起來：

小奴啊，今年已十八，

十八的人啊，還未出嫁，

媽媽，你好糊塗呀！

隨着，張海走出來了，一邊扣着衣上僅有的兩個銅扣，一邊又走進馬棚去；然後有了幾聲鞭打着馬的聲音和叫喚着馬的聲音：

「滾起來，滾起來！」

馬的草料，送進了馬槽，馬的嘴送進了馬槽的時候，隨着，便又是歌

聲：

情哥哥，

你何時再來？

.....

祇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兒開，

小妹妹與你掛呀，掛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來！

.....

不過，這幾句唱的並不怎樣熟練，有的句子斷了，斷了許久才在憶想

中記起來。

「滾滾！」

一匹壯年的白馬被踢打出來，鼻邊貼着一些短短的草莖和紅色的米粒，嘴里還在貪嚼着最後的一口食料。張海握着短小的馬鞭，隨着馬尾；他仍在甜蜜地哼着：

.....

桃花，李花，杏花兒開，

小妹妹與你掛呀，掛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來！

.....

這幾句在他哼出來，彷彿有着另種的感覺，使他搖着頭，眼睛不轉動地留在憶想中，慢慢地伸開了兩手，盡量地向後搖擺着，抖動一下腰背，讓一口疲倦的氣息，從嘴里長吁出來。他看了看馬，馬離遠了他，已經快走出了門外。他追了幾步，追住了，握住了馬的韁繩，向馬股鞭打了兩下；馬跳起來，他又用馬鞭的木把撞着馬的肋骨；於是馬拋開了前蹄，馳開了——像一匹馳過曠野的野馬。但是，他終於沒有放開握住韁繩的兩個拳頭，任隨馬怎樣拖着，滑過地面。在馬把他拖出門外，拖出很遠的地方去，他才喊起了一種怪叫的聲音：

「呀——呀！」

崗兵發覺了，奔出了崗樓，追着，嚇住了馬；像長官一樣地怒視着張

海說：

「你總是弄這樣的事情！」

「你管不着。」

「我給你報告團長。」

「你就說見司令去得啦；團長？團長也不是他媽你家的，你說什麼就算什麼。」

「你小子，不用扯淡，給你報告看看！」

他把頭一揚，縮短了幾分眉間的距離，陷入兩條短短的皺紋，眼球集中眼角邊，放高了聲音說：

「報告？你打聽打聽再說；我在團部六七年了，你打聽打聽我他媽怕

過誰？」

「哼，你仗着有好妹妹怕誰呢！」

於是講出一些兒更難聽的話來，講出一些他妹妹祕密的故事；可是他却不在意，祇是說：

「有妹妹不假，你別胡說！」

「胡說？誰不知道呢！」

「你再胡說，我就打你嘴巴。」

「得啦，你借你妹妹點好光啦！」

「老子命好！」

「天生是打雜的命，舅子的命！」

他用手掌拍打一下胸脯，合成了一個牢牢的拳頭，留下一個大姆指，聳起着，擺動着；裝做京戲里的人物說：

「老子，是一世的英雄！」

「狗熊吧，別英雄啦！」

「慢慢看。」

他扯着韁繩走了，他看看自己的軍衣，又加多了幾條裂縫，手腕也破開一塊皮肉，凝住了幾條血絲；他便不時地暴打着馬，而且在怒罵着：

「該死的東西，天天要蹣你。……」

東山脊上的雲層間，從縫隙里漸漸地流出了鮮紅的顏色，漸漸地透出了陽光，一條一條地閃耀着，吸取着地上的露水；望過去，不住地刺着眼睛

晴，彷彿是一團野火，在天邊燃起，在燒燬着地球的一角。

早晨的涼氣被陽光吞食着，衝散着，霧一般地飛向天邊去，遠了，沒了，又恢復了初夏的溫暖；整夜所積蓄的露珠，一刻之後，在這地面上便完全消去了。

他扯着韁繩，走過了大路，草場，學校，沿着公園的板牆，走近了螞河邊。他把馬繫在一株老樹邊，拋下了馬鞭；他沿着河邊的沙地繞着圈子。沙地上留着他的脚印，一個連續着一個，一個疊落着一個，山清晰而漸零亂了；這時候，他在脚下尋得一堆平板的小石片。

河水安靜地向着固定的方向流去，沒盡在山下的轉角處。河面澈清着，淺水的地方，可以透視河底的沙石，游過的小魚；吹過野風的時候，

有的地方，起了條條的波紋，也有的地方，打着渦旋；祇有中流的一處，好像永遠在平靜着，被陽光染了金色，在寂寞的空氣下，蕩着一層光圈，有幾隻漁船在那裏飄來飄去——好像迷失了歸去的方向，有時拋下了魚網，停住了，讓黑色的帆影，牢牢地留在水面上，過了一刻，便又划開去，有時，爲了揀着魚羣憩息或游動的處所，又停住了，水面上仍是留下了同樣的黑色帆影；遠些的掛在山底，近些的浮在河上。

不知爲什麼河邊，總是不斷大風，殘暴地摘取着樹上的老葉，一片一片地飄落下來，落到地上，留在避風的地方；落到河上的呢？隨着河流去向了遠方。於是樹上的葉子，漸漸地稀少了，漸漸地露出了赤裸的小枝，以及草莖組成的鴉巢。

一隻老鴉爲了尋找自己的鴉巢歸來了，被他驚嚇一聲又飛開了。這時候，小石片在他的脚下，由一堆集成了三堆；然後，他又一片一片地拋開去——讓每片石片都是沿着水面，連續地跳起幾次，滑過一條長長的距離，在不可猜想的終點，便突然沉入水中了。

太陽滾上了山脊，又離去了山脊的時候，團部每天第一次的軍號響了，拖着幾聲間斷的長長的尾音響過了他的耳邊。於是——他迅速地解開了韁繩，從老樹下迅速地把馬引到河邊來，用他帶來的長刷，給馬洗刷着周身的皮毛；馬習慣了，馴順地站着，揚着長頸，彷彿感到了異常的舒適。

「你比我都享福……」

他這雖是對馬說的，却沒有什麼怨意的口氣，好像祇是給自己解脫着

寂寞。

草場上，集中了許多的士兵，由每連的連長率領着，練習着長距離的跑步；另外有值日的營長，或是團部值日的副官監視着。由遠處，祇聽見他們跑步的整齊聲響，有着固定的節奏起落着——彷彿在示威着軍人的英勇；並且每連的連長，不時地英勇地喊着：

「一二三——四！」

特別用着異樣的調子拖長了「三」字。

隨着士兵也同樣的喊起：

「一二三——四！」

也是同樣地特別用着異樣的調子拖長了「三」字。

這種喊聲，充塞着草場，充滿着公園；車站，螞蜒河……好像已充塞了整個的小城市。

火車的笛聲，小販的叫賣聲，以及其他的一切聲響也起來了；在寂靜中，佔有了全部的空閑時間。

四處高起的烟鹵，漸漸地飄起了炊烟，從一縷延開一片，又化做無數的烟圈，淡了，消入遼遠的高空中。

他扯着韁繩回來，經過草場的時候，所有的連隊全散了，士兵走回了自己的營房；餘下的祇是一些長官：連長，排長，……三兩個人一羣散漫地踱着；有的，是孤另的一個人，留在一處，做着自己的默想。他還沒有走盡草場的一段，已經不知道停下了多少次，向所遇見的長官，行了多少

次的軍禮。雖然他是沒有受過軍訓的人，沒有正確的姿式；但是他都保持着很迅速的動作：揚起右手，貼了一下帽邊，立刻又垂落下來；在他的神情上，有着一般士兵對於長官所有的謹慎與恭敬，每次長官給他還過了軍禮，他便露了幾絲微笑，又繼續着自己所要走的路走去。不過，他的步子間，潛藏着絕大的倦意，一步一步地移開去；雖然，他的眼睛，仍不住地尋視着，留意着長官。

「張海！」

這聲音，是嚴厲的；叫的人，是站在草場邊角上的一個長官：四十幾歲的年紀，高大的身體，有着健康的胸脯和健康的臉色，穿了整齊的軍裝和帶有拍軍的馬靴。他的領章，是紅色的，周邊鑲着一圈金線，另外的兩

條金線，橫在中間，落着三個黃星。張海望望他，立刻停下了，距離他有十米以外的地方，行了軍禮，他揚起一隻手來，匆忙地擺了幾下：

「張海快來！」

於是張海像匹小兔似地，蹦跳地跑去；馬隨在身後，也加快了四蹄。

張海跑到他的面前又行了一次軍禮：

「團長，今天怎麼起來這麼早？」

這在趙團長聽來，好像是廢話，沒有睬他；却又嚴厲地問了他：

「你才回來嗎？」

「是，團長。」

「你早晨都做什麼啦？……怎麼才回來？」

「沒做什麼，團長。」

「混蛋！」

「是，團長。」

「混蛋，王八蛋！」

於是張海更加拘緊着自己的身體，不動一動地保持着立正的姿式，注

視他，回答他：

「是，團長！」

「以後，要早起來！」

「是，團長。」

「以後，要早回來！」

「是，團長。」

「記住啦嗎？」

「記住啦，團長。」

馬的韁繩，由張海的手移趙團長的手之後，他孤另地回兵營去。

厨房里，已經滿了濃烟與蒸氣，從展開的門縫衝向外面去，被風捲去着，散着。老廚夫繫着很髒的圍裙，一邊洗着米粒，一邊投進鍋去。他看見了張海，便罵起來：

「天天這麼晚回來，你看着，你再這樣偷懶，我非給你苦頭嚐嚐不可。」

「你也不看看你那小樣！」

「你看着吧，不定哪天我要用菜刀砍下你的頭。」

「你算他媽什麼東西！」

「你試試看。」

「敢，他媽的，什麼東西！」

張海一而還罵着，一面解開了一捆一捆的白菜，一葉一葉地剖開，讓完好的與被菜虫殘食了的分別地集成了兩堆。菜根原有的泥水，塗滿了他的手指；於是他向自己的衣襟搓了幾下——要想讓手指上的泥水重新移放一個位置。

門邊常常探入士兵的頭來，用眼睛搜索幾下，催促着他，要他把飯菜快些送去。於是他迅速地把菜葉剖完，向火爐里，多多投入了幾枝木柴。

同時，老廚夫也逼着他；可是他說：

「我也沒長四隻手！」

老廚夫警告着他：

「一會兒，司務長又該來啦。」

恰好司務長來了，隨意檢視了一下；倒叉着兩手，尊嚴地站在張海的背後；可是張海沒看見他，兩手仍在忙動着，繼續還駁着老廚夫：

「司務長？誰來我也祇有兩隻手。」

「你說什麼？」

他聽見司務長的問話，立刻挺直了身體，站好了立正的姿式說：

「沒說什麼。」

「放屁！」

「是，司務長。」

「完全是放屁！」

「是，司務長。」

「快做飯去！」

「是，司務長。」

在開飯之前，他担起了兩個裝滿着碗筷的柳筐，送到兵營去。同一條板橋似的長桌，由牆的一邊延至牆的另一邊，有三四十尺的長度；他把碗筷分開着——十幾個碗和十幾雙筷子分做一批，按照桌子的長度，隔着相當的距離，放下了一批一批的碗筷。隨後，他又担來一桶高粱米飯和一桶

僅有菜葉的菜湯。他向士兵笑着，做着喚豬的聲調：

「啦啦啦……啦啦啦！」

「這小子，你又找着挨打啦！」

士兵們擁過來，有的打他一掌，有的踢他一脚，有的用着巧妙的動作威嚇他一下；他搖着手，跳着腳，抗拒着：

「鬧着玩，總是動手動腳！」

士兵們不肯放開他；彷彿這是他們生活中所僅有的一些娛樂。但是，不知道是誰不經意地用拳頭觸了他的眼睛，流下淚水來，眼角紅了兩塊小小的斑點；他暴氣起來，舉起身邊的扁担，向他們揮起來：

「打死勿論！」

他也是同樣不經意地用扁担擊中了一個兵；然後便互相毆打起來了。經過許多人的解勸，才分開他們；但是那個兵仍是扯住他的手腕說：

「走，見連長去！」

「見團長去，也不怕你！」

「誰還不知道你有好妹妹和團長偷——」

「有妹妹不假，妹妹也是正經人！」

「正經人？得啦，你問問你妹妹自己是不是正經人？」

有一個中士約束住了那個兵，又故意地調笑了張海——他又做起了喚

豬的聲調：

「啦啦啦……啦啦啦！」

一直到士兵飯後，他又把碗筷和剩餘的飯菜用柳筐担進廚房，一樣一樣地洗淨了；飯桶，菜桶，掛在牆上，碗筷放入木櫃去——每一件用具都放在所慣放的原位上。然後，才開始了他自己的早餐——殘餘的冷湯和殘餘的冷飯；飯後，他便立刻又離去了廚房。

太陽高起了，爲着生活忙迫的人們，都已經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走過着一條一條的街道；街道上已經有了來去的學生：男的，女的，挾着書夾的，揹着書包的，幾乎都是懷着珍貴的青春，幸福，希望的，笑臉，走向自己的學校去。他目送着他們，彷彿沉入了某種的幻想中。

隨處都有着士兵：爲了私事的爲了公事的；他遇見很多。不知爲什麼他們幾乎都認識他，向他打着招呼：

「張海到哪去？」

「團長公館。」

趙團長的住所，是在一條繁華的街尾上，四面圍着磚牆，一扇小小的黑色鐵門，釘着一塊長方形的木牌，寫了趙公館三個字，院內有一所中西式樣的房屋，共計七八個房間；可是祇住了六個人：趙團長，他的女人，他的兒子趙化雄，一個衛兵，一個廚役，另外還有一個女僕——張海的妹。趙團長送了她一個名字，叫她野蘭。她穿着藍色的長袍，有着斑斑的小團花，不認識她的常常默認她是一位樸素的小姐。張海來的時候，她正在打掃着院子。

「哥哥，你來啦。」

他不睬她。

「哥哥，你生氣了嗎？」

「是啊，怎麼的？」

「你同誰生氣了，哥哥？」

「就同你！」

她彼突來的話激動着，抖了一下；她問：

「哥哥，我待你有什麼不好的呢？爸爸媽媽死後這二三年，我待你有什麼不好的呢？你說！」

「你給我丟人吧！幾天啦，我就想說，也沒說。不要臉的東西，你要知道你才十六歲，你要知道你是團長公館的僕人……」

「哥哥，我要你說明白！」

「今天你要告訴我——你和團長有什麼不好聽的事情沒有？」
她無力地搖着頭，臉頰上加深了她原有的兩團暈紅。

「那麼，這幾天我怎麼總聽人家說閑話呢？」

她哭了：

「哥哥，你應當明白我，團長的意思，我能不從他嗎？」

這時候，趙化雄提着兩個雌鷄跑來：

「誰敢？」

她拭淚着淚水：

「什麼？少爺。」

「你哭了嗎？」

「沒，風迷了我的眼睛。」

張海的氣憤，仍留在胸脯上：漲高着，低落着，不勾整地呼吸着；可

是他問趙化雄：

「少爺，你才說什麼？」

「殺雞！」

野蘭搖着身子——像在風里搖着的小樹枝一樣的柔軟，她還在拍手着：

「我敢！」

張海向她睜了一下眼睛，故意用一口暴氣，衝破了緊閉的嘴唇：

「呸！」

「你吓誰？」

「就是吓你啊！」

「你爲什麼吓我？」

他想了想說：

「你敢？你那小胆吧！」

「你胆大，你敢，你殺！」

趙化雄擺着手要他們停住吵嘴；把鷄給了張海，跑進屋去，他的嘴還在說着：

「我敢！」

他取來一把尖刀，還沒有拿過鷄的時候，便把尖刀又給了張海，笑了

一聲，彷彿他殺雞的勇氣就在那笑聲中消去了，退開了幾步，張海却說：

「讓我把！」

於是，他很快的殺了兩隻雞；在殺的時候，野蘭退開去，躲在屋里，趙化雄沒有離開他，却緊緊地閉了眼睛，讓眼角集起了兩縷皺紋，好像是在替雞受着死刑。

野蘭跑出來的時候，張海用輕蔑的口調說：

「你那樣吧，看人家殺雞你都嚇跑了，你還敢嗎？」

於是他們一句一句地交換着，一句比一句厲害起來，終於激憤地吵嘴了。最後趙團長的女人被他們驚醒來，從窗里透出一種不耐煩的聲音：

「又是什麼事情？」

趙化雄跑進去，完全告訴了她。於是她一面忙着披起了睡衣，一面怒罵着——一般女人所慣用的一些難聽的話，那是對誰發的呢？誰也不知道。她拖着鞋走出來的時候，才知道她祇是爲了張海；不然她怎麼祇是向張海做出女妖一般的面孔伸出毒狠的食指呢？

張海退開些，好像見了趙團長一樣，仍是立正站着，向她投着探詢的口氣：

「怎麼的？太太。」

他的話，好像激起了一陣暴風雨向他襲來：

「怎麼的，你說怎麼的？」

「是，太太。」

「都是你張海不好！」

「是。」

「誰要你殺雞？你不是東西！正是睡早覺的時候，你們就吵嘴，真不是東西！」

「是，是！」

野蘭看着張海的那種神情，推開了他。她說：

「太太，你不能這樣待張海，他待趙公館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值得你這樣罵他？」

這話像一塊棉團，也像鉄球，堵塞了趙團長女人的喉嚨。靜了一刻，她嘶破着聲音叫：

「再過幾天，你成了我家的老奶奶了！你憑什麼說話？哪里有你說話的地位？」

「不是的，太太——」

「那是怎麼的？」

「張海——」

「我明白，張海是你的哥哥！」

「……………」

「……………」

趙化雄從中向他的母親說：

「都是怨你，總是這樣吵！」

這句話，做了結束。

響亮的鐘聲，打了八下。張海提着書包，送趙化雄走向學校去。路上他沒說一句話，祇是到了學校的時候，他把書包交了趙化雄，他問：

「今晚還去嗎？」

「去；你回去歇歇吧！」

他回去之後，是沒有休息的，仍有打掃營房的工作，蹣跚，士兵的晚餐……都在等待他。直到天色沉入薄暗中，空旋間飛盡了老鴉，小鳥，從那時候，才開始了他休息的時間。可是他仍是一貫地把他所有的空閒時間投入騷擾中，忙迫中。他整理一下衣服，換了一雙淨些的布鞋，悄悄地從團部的後門走出。門外有着幾株老樹；他的影子在老樹下，無聲息地飄過

了。在不遠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他徘徊着，他的兩手相互地打着拍子，評奏他嚙啞的歌子：

小奴啊，今年已十八，

十八的人啊，還未出嫁，

媽媽，你好糊塗呀！

他的歌聲，比起早晨唱的，是有着更多的誘性的。他那樣輕快的步子。彷彿他沒有遭受任何的疲倦，反像一般人在一天中最興奮的一刻。

情哥哥，

你何時再來？

.....

祇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兒開，

小妹妹與你掛呀，掛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來！

小妹妹緊抱着你，

像雙飛的燕一樣飛開。

.....

漸漸地一個模糊的影子近了——趙化雄來了。他們走向了另一條路去。

臨街的人家，有的老樹高過了牆頭；從主人的不知覺中，樹葉悄悄地

從牆內飄向牆外來，一葉一葉地落在他們的身上，或是搔了他們一下皮膚，或是誘動他們一下視線，悄悄地落在地上。他們歡快地走着，轉入了一條夾樹的街道——那里滿着無人打掃的落葉，在他們的腳下做着一種聲響。

一條一條的街道：披着落葉的，滿着沙粒的鋪着溝板的——有的僻靜有的污濁，有的騷鬧；在他們的腳下，一條一條地爬開去，在他們的背後漸漸地遠了。

漸漸地普慶大戲院近了。不過已經是日戲的終場，夜還沒有開場，正是劇員休息的時候。他們走進了正門，從樓座繞了一周，沿着直通後台的一條小樓梯，熟識地走下去了。

他們要去的，是後台的樓上，寫有『坤角下處，切莫擅入』的地方。幾間小房間緊緊地相靠着；因為過道上祇有兩個小窗子，門扇已經沒入黑暗中；可是張海仍是很熟識敲打門，很熟識地喚着：

「筱翠仙在屋嗎？」

屋里有老太婆的聲音回答他：

「沒有！」

「哪里去了？」

「不知道」

「『跟包的』（是女劇員的用人——俗語的特稱）呢？」

「也不知道。」

於是他又敲了另一個門；門裂開一條縫隙，隨着流出一縷燈光來，繼着塞入了一個女人的面孔；散開的髮絲，同蛛網般地遮了一半前額，一半臉頰；她那好看的臉孔，一半被隔成了碎塊。她的眼睛，滾動着，探索着，彷彿她的視線透不過過道上的層層黑暗；所以她問：

「誰？」

似乎是沒有人；可是她默認了：

「又是張海！」

隨着便厭煩地閉了門。

這時候張海又叫了：

「玉蓮開門！」

「你藏起來好啦！」

「不不！」

「你去吧，人家正忙着呢！」

「我告訴你少爺來啦！」

門完全開了。屋里祇有她一個人在整理着戲裝。後來，她斟滿了一杯

茶，給了趙化雄：

「對不起少爺，茶涼了些。」

「不要『米湯』（北方俗語獻媚的意思）吧，少爺已經有了情人。」

張海的話染紅了她的臉；她說：

「比你知道的早！」

「你說是誰？」

「筱翠仙呀！」

「喂，他哪去了？」

她告訴了筱翠仙去的地方，趙化雄找去了。張海留在屋里，寂寞地扯過來她的戲裝分辨了一下，他問：

「你的夜戲不是紅霓關嗎？」

她點點頭；在牆角邊，不耐煩地給他讓出一把椅子來——意思是說：

「離我遠些，坐在那里吧，不要說話，不要鬧我！」

可是他仍在問：

「又是『壓軸子』（北方俗語指每場最後的一齣說的）的戲嗎？」

「是啊，是啊！」

「喂……玉蓮在一面坡夠『打腰』（北方俗語，負有盛名的意思）啦！」

她的嘴角向上抽動一下說：

「那不是全仗張海捧的嗎？」

「玉蓮一天比一天會說話了，」

「得啦，你不要『米湯』我吧！」

他隨意翻弄着她的衣襟，一隻手從她的頭後伸過來，環裹了她的頸

頸：

「讓我們做唱紅霓關吧！」

「這也不是戲台！」

「我不可以做一次台下的王伯黨嗎？」

她推開他，放出一種難於想像的神情：一個眼睛漲大些，有着氣憤；另一個眼睛縮小些，却藏着矯情。

他不做聲了，無聊了，讓屋內所有的寂寞的空氣裹緊着他的全身。

過了一刻，有了另外的幾個女伶，也是爲着同樣的寂寞與無聊，要向她們的伙伴丟下幾句閑話，或是幾句笑話——彷彿在她們湖面一樣的生活中，吹過了一陣風。同時，張海也感到格外的興趣，在他看來，她們沒有一個動作，一句話不是在觸動他的心的——雖然她們有時罵着他：

「你是我親生的兒子。」

或是：

「當兵的沒好人；好人不當兵。」

但是他說：

「好，我就是你親生的兒子！」

或是分辯一句：

「當兵的沒好人；好人不當兵——我也不是當兵的，我是打雜的啊！」

在這種的情景中，他盡量施展着自己所積蓄下來的一些技能：唱幾句京調，說些笑話和學做女伶的動作。甚至喘息了，頭流了汗，仍在繼續着——他已經忘去了他整天所有的遭遇與疲倦。

屋內的壁鐘，隨便地響了幾下，這使人從聲響上確定不出正確的時

間。不過，天色已經黑了，戲院已經響了未開場前的第二次鑼鼓；化裝室集齊着第一齣的劇員，開始化裝了。這時候，趙化雄回來了，又同張海走開了；幾個女伶的手，翅膀一樣地燈光里閃着，送遠了他們。

街上的野孩子成羣了，從街頭擁到另一街頭去，瘋狂地做着各種的兒戲，彷彿他們不受任何的拘束，任他們施展着個性。戲院門前的小舖子爲觀客備好了梨，香蕉，瓜子……懸起了一盞明亮的燈火，招攬着主顧。張海跑去丟下了兩枚銅元，祇換了一把瓜子；於是他聳起眉毛，舖子的主人看看他的衣服，立刻又多給他添了一倍；然後他分給了趙化雄。

月亮升起着，夜色並不完全黑暗。鮮明的白雲，稀鬆的一層，滿了天面——好像搶奪了世界上所有的新娘的輕紗，集中在一處，飄蕩着，誘着

未婚的姑娘。同晨霧一樣的空氣，在朦朧的彩色中，模糊地開展着。夜風從四外吹來，或是吹往四外去，向夜行人不住地散着秋涼。

隨處都在漸漸地安靜下去；祇有一條小巷是在漸漸地活躍起來。

這是一面坡最好的妓女的地方；可是，也同樣是狹窄的小路，散着垃圾物，有着使人嘔吐的氣味，路旁，完全是低小的門扇，一扇連着一扇，延長很遠，彷彿是兩列相對的鴿巢；不過，比鴿巢多有一頁紅色的門簾，一盞慘淡的小燈。所有的都是一樣，在每盞的燈光下，早已安置了小小的崗位——一個簡陋的櫈子，或是欠缺椅腿的椅子；每處都有一個守崗的女人：有的剪了短髮，有的是髮辮，有的梳着髮餅，她們同是穿着便宜質料而有鮮豔花紋的衣服，她們同是塗着脂粉的面孔：紅的顴骨，紅的嘴唇，

慘白的前額，黑炭色的眉毛，……

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夜遊人，那樣多地擁塞着。張海與趙化雜費去了相當的力量，才擠進來。他們已經吃盡了瓜子；張海嘴里嚼着的，祇是最後一粒瓜子遺下的皮殼，他停住了，傾聽着一個小姑娘唱的歌：

……

情哥哥，

你好再來，

小妹妹緊抱着你，

像雙飛的燕一樣飛開！

……

趙化雄問張海：

「她就是你迷了的那個玉喜嗎？」

張海默認着；向她丟了一下調情的眼色，把她緊緊地擁抱過來，搖擺着：

像雙飛的燕，一樣飛開。

她厭煩他，推開他：

「去吧！」

「你再教我唱幾句！」

「你怎麼天天這樣來纏人呢？」

這話在張海並沒感到什麼；趙化雄却感到了侮辱，所以他問她說：

「沒良心的東西，告訴你——這是看得起你！」

「那麼不看得起我呢？」

「就是這個！」

——他讓兩掌的掌印在她那貧血的臉上替代了胭脂；或是比胭脂更紅

些。他對張海說：

「回去吧，不和她們惹氣吧！」

「再等一會兒不好嗎？」

「不，不！」

「下次不來了嗎？」

「我這一次就夠了！」

「少爺，你先坐車回去吧，我還有有些事情。」

趙化雄走後，他並沒有什麼事情，仍是去纏絆另外的一些妓女；也許有一兩個妓女自動地呼着他纏絆他，同他故意開玩笑。

夜深了，留宿了客人的妓女，已經摘落了窗幔；沒有客人的妓女，也漸漸地在閉着門扇。於是，在黑暗中冷清了他，在摸索着自己的歸路；雖然仍有一兩個妓女從窗子里探出頭來，向他招呼着：

「張海，你住下吧？」

「住下嗎？」

「啊！」

「那你不要錢嗎？」

當他走到團部門前的時候，值班的崗兵，受驚似地從崗樓里跳出來，喊了一聲：

「口令！」

「張海！」

「張海這兩個字也不是他媽口令。你天天都不等發下口令就跑出去；如果有人也說張海，放過去不放過去呢？」

「那就隨你便啦！」

「不是東西！」

張海想想又補充了一句：

「我的聲音，你還聽不出來嗎？」

「崗上如果是新兵呢？」

「哪個新兵，不是先認識我張海呢？」

他自語着，走進了廚房。老廚夫睡了，正響着鼾聲，清朗地引着未睡人的睡意。

炕上沒有什麼舖的，祇是一張葦蓆，破裂的地方，常常刺着皮膚。並且他也沒有什麼行囊；幾年來，就是那一條被子，現在已經破了，不經意中常常落下棉塊來。他用衣袖打掃了一下葦蓆，從炕底扯過被子來，舖好了它；然後脫去了他的鞋襪……。當他的身體完全赤裸了的時候，長吁了一口氣息，襯着一絲的喉音，結束了他的一天。

夜安靜着，讓他安靜地睡去了。

在旅部派遣一位參謀長檢閱第八百七十四團的那天，趙團長曾招集所屬的營長連長，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訓話。不過，全團除去派出剿匪的部隊與負有特種勤務的稽查處，車站守衛隊等之外，所能被檢閱的，也祇有關槍連，迫擊砲連，平射砲連與步兵數連。而且任何一連都不完整的竟缺少七八以上的兵額。所以趙團長把全團的馬夫，廚夫，甚至他的衛兵盡數地補充進來，也沒有補充完全。最後他叫來了張海，他說：

「今天你不要蹣馬，也不要再忙別的。」

「團長，是不叫我頂一個空額？」

趙團長笑了：

「是啦！」

張海聽了趙團長回答他的話，便轉開了身子；可是趙團長放高一聲，嚇了他——立刻又退回原處：

「團長。」

「慌張什麼？」

「團長，沒說完嗎？」

「當然沒有！」

「是，團長。」

「這次檢閱與平常不同，處處都應當勤慎，小心……」

「是，團長。」

「在校閱的時候，你聽到參謀長叫王發祥的名字，你就答應一聲——有，要大些聲。」

然後趙團長又告訴他王發祥是屬於守衛團部那一連的，命令他從士兵中借一套完好些的舊軍衣；如果是破的，或是脫了衣扣的，要他自己縫連一下，或是添補起來。並且發給他一支步槍和兩條不十分飽滿的彈帶。

但是，他向每個士兵借用軍衣的時候，都向他搖着頭，拒絕他，有的甚至與他開着玩笑：擊了他一掌，或是幾掌。他在忙迫中，白白地費去了許多的時間。幾乎是一小時以後，他才從許多士兵手里集齊了一身軍衣；不過，上衣過於寬大，下衣又十分短小——這樣更使他不像一個軍人，

「還缺裹腿，誰有？」

他向所有的兵士問着。

守衛團部的這一連全部換好全幅武裝：刺刀，背囊，水壺，雜囊，彈帶……好像在臨敵之前準備着出動。

院內飄起了一面紅色的旗子，旗的左側拖長着一條隊伍。趙團長來了，三個排長從隊外歸還了原位，連長向他做了報告。他持着名冊點名的時候，却没有王發祥，他氣憤了，又放高聲音重叫一次：

「王發祥！」

他自己搖了頭，彷彿記起了些什麼；眼睛尋視着隊伍，用嚴厲的聲音叫；

「張海！」

再一次也是：

「張海！」

「有！」

這聲音，是從營房紙窗里透出來的，隨着張海便從房里竄出來，自己還在說着：

「我剛借來裹腿。」

他還有一條裹腿沒有裹好，拖在脚下；跑的時候，像一條蛇虫似地追着他的脚。

在趙團長的面前，他才彎下腰，纏好裹腿；不過，因為他不熟練，而且匆忙，完全沒有裹好，中間遺下一條一條的縫隙，透出了褲子的色質。

趙團長握着的肩膀，搖起他來說：

「你看看你自己像什麼東西？」

張海剛剛垂下頭，去檢視自己；又聽見了趙團長更暴的聲音：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皮帶！」

於是張海快些地把眼睛移向皮帶——鬆懈着，沒有束緊他的腰，時時有脫落的可能；並且，有一邊被刺刀拖成了一條弧線形。他剛要用手去緊皮帶的時候，趙團長猛力地把他的手打開：

「你的槍呢？」

他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說：

「忘在屋里啦！」

「做軍人的怎麼能忘記槍呢？忘記槍就像忘記自己的生命一樣！」

「團長，我不是打雜的嗎？」

趙團長的臉上透出了幾分慚愧的顏色；但是，仍保持着挺直的腰背，
顫顫，嚴肅的聲調：

「少說話，不許你隨便說話！」

「是，團長。」

後來，趙團長用了一種眼色，放開他取來步槍。在隊旁，他估量着自己身體的長度，好插入隊里去；但是，他試探了幾次，也沒有找到適當的位置；每次被他隔斷的兩個人，不是比他長些，便是比他低些。最後仍是趙團長揀了一個位置，安放了他。他望望他左右的兩個人，才知道同他的

身體有着同等的長度；而且，其中的一個人，是他所最熟識的那個老廚夫。他用眼角溜着老廚夫，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可是老廚夫分明是用眼角在制止着他；然後，偷偷地指了他一下——他看見了自己的衣襟下垂着一段褲帶，髒得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顏色，頂端破散着零碎的布條；他避着趙團長掩入衣襟去。

所有的連隊在團部集齊以後，趙團長發出了向草場出發的命令。隊頭是團部的樂隊，號音伴着鼓聲衝斷了路上的車輛，行人，被擠到路旁去。趙團長騎着馬，引着向草場去的前路。每個連長執着指揮刀隨伴右手搖擺着，好像盡量讓刀刃閃着所能閃出的光條。軍樂息了的時候，在草場上停下了全部的隊伍，一連續着一連，沿着草場的一邊排列下來。

趙團長騎着馬，繞了一周，又奔回團部去。

張海立正着，盡量地逞着勇敢的姿式，挺起胸脯來——雖然步槍，彈帶……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頭不住地流着汗火。他聽見連長發下稍息的命令以後，他仍是拘板地沒有轉動。然而不久有人在他的背後喚着他的名字；於是他轉過頭來；特區中學的木柵，距離他背後祇有幾步遠，那里聚着許多學生，其中有趙化雄，還在說着：

「我看像你麼！」

張海悄悄地說了幾句話；趙化雄却沒聽見，他問：

「你說什麼？」

「你不上課嗎？」

這聲音很高，一個連長聽見了，嚴厲地嚇了他幾句，他立刻轉過頭來，頸頸也縮短了些。然而趙化雄更高的聲音叫了：

「張海！」

於是那個連長悄悄地走開了。張海又問趙化雄：

「你不上課嗎？」

「放午學。」

「不回去嗎？」

「我要看看呢。」

趙團長又陪着參謀長步行來了。參謀長停在距離隊伍十幾米外的桌後；桌上遮了一層潔白的桌布，放着幾本土兵的名冊，他就是照着那些名

冊在點名，點名的方式是這樣：他呼出誰的名姓來，誰就要從隊里跑步出來，跑到他的面前，取了立正的姿式，立刻要回答一聲：

「有！」

然後，向後轉，再跑步歸隊。

張海看着這種情形，他的眼睛便模糊起來了。他並不怕什麼，祇是有着一種特殊的感覺——他的全身，彷彿遭了繩綁，失去了動作的自由。於是他悄悄地扯了老廚夫的衣襟，讓嘴角悄悄裂開一條縫隙：

「這是校閱嗎？」

「是啊！」

「那以前校閱怎麼不是這樣呢？」

老廚夫自然也是不知道；所以張海祇有等待着那種新的嚐試。

參謀長漸漸地叫到了他：

「王發祥！」

於是張海從隊里跑出來；然而他那不是跑步的姿式：左手沒有握着刺刀，搥着的槍，隨他的頭搖擺着……這樣一直跑到參謀長的面前：

「有！」

他還沒有向後轉，參謀長便指住了他，向他走近來，用視線在他的全身纏繞了幾圈，問他：

「你是老兵？是新兵？」

他沒經思索地回答一聲：

「老兵！」

「老兵？」

「是，參謀長。」

「既是老兵，你應當知道，兵是保國的，衛民的，像你這樣的兵是能保國呢？是能衛民呢？」

「……………」

「老兵——幾年了？」

「六七年啦！」

「你今年有多大歲數？」

「十九歲。」

「那麼，你十二三歲就當兵嗎？」

「是，參謀長。」

「胡說！」

「是，是，參謀長！」

「胡說！」

「是，是，參謀長！」

「哪有十二三歲當兵的？」

「報告，參謀長，我打雜啦。」

「我問你是從什麼時候當的兵？」

他轉開頭，皺起眉毛來，彷彿有什麼爲難了他，使他失去了自主

力——他說：

「從今天——」

「胡說！」

「是，是……」

「站好，聽我的命令——正步走！」

參謀長試驗着他；但是他沒有受過一天的軍訓，自然也不會正步走！——雖然過去六七年間，他聽過許多長官喊過正步走，也看過許多許多練習正步走。不過，他祇記得，正步走的時候，有着一種聲響；所以他盡量讓腳掌打着地，一聲比一聲響起來。

參謀長一面在罵着他：

「這是他媽什麼姿式？哪國的正步走？」

同時，一面在叫着：

「左轉彎，……左轉彎！」

他終於氣憤着要張海歸隊了。

校閱後，趙團長被參謀長喚去了。團部的士兵便集攏着一堆一堆地談論起來，有的說參謀長震怒了，趙團長是要受刑罰的，有的說參謀長已經氣啞了嗓音，不撒退趙團長的職務，也要記一次大過，有的裝做着張海跑步的姿態，惹着大家笑起來，有的肯定地說：

「你們瞧張海挨辦吧！」

同時另有人做着回答：

「那也不怨張海，他本來沒有當過兵，硬叫他裝兵，他怎麼能像兵呢？……」

「反正這次是夠團長受的。」

「活該，誰叫他總留空兵額扣空兵餉啦！」

「得啦，哪個團長還不是這樣。」

「那怎麼怨張海呢？」

「不管怨他不怨他，你瞧他挨辦好啦！」

張海聽了，他跑出去了。在草場的邊路上，他恰好遇見了趙化雄。

「上哪去？」趙化雄問

「有事情，要出去一次！」

「先跟我來！」

「做什麼？」

「也有事情！」

到了趙化雄家的時候，張海才知道受騙了——趙化雄爲了防避他被刑罰。可是他說：

「少爺，我謝謝你！」

他要走開；趙化雄說：

「你在這里，團長來的時候，有我呢。」

「我不！」

可是野蘭扯住了他：

「哥哥，你不走吧！」

「爲什麼？」

「我怕你受罰。」

「誰要你怕？」

「誰要你是我的哥哥呢？」

「我沒有你這樣不要臉的妹妹！」

野蘭的臉羞紅了。

這時候，趙化雄被他的母親喚了去。餘下他們兩人靜默地守着院地。

過了些時，張海從她的手裏奪回了自己的衣襟，跑了；她追着他，追出了院外。

「哥哥，你等等我，我有話說。」

他站下了：

「你說吧！」

她沒說話祇是追近他幾步；可是他立刻又退開幾步——他要保持他們兩人中間已經隔成的一段距離。

「哥哥，我不願意你去受罰。」

「那又怎樣呢？」

「你不要走，我可以替你向團長求情。」

「誰要借你的光呢！」

他走了；彷彿還在自語着：

「大丈夫，怕什麼！」

在街上一家豆腐店內，他買了三斤乾豆腐（南方稱千層豆腐）又走進一家旅店去，空了兩手，走出來。

他再走回團部的時候，士兵都悄悄地避開了，有的去整理軍裝，有的去修理步槍；却很少有談話的聲音。趙團長正在屋內沉思着踱着小步子，看見了張海，便叫一個兵取來一條軍棍——有三尺多長，一半是紅色，一半是黑色。於是張海躺下了，他並沒有求情。他知道受罰者應有的姿式：臉孔貼着地面，股部盡量地留在上邊。

「再來幾個人！」

趙團長爲了不能使他有些自由的動轉，又叫來了幾個士兵牢牢地握住

了他的頭，他的手脚，然後命令那個取來軍棍的士兵說：

「打！」

「多少？」

「沒數！」

這在士兵中最怕聽的兩個字被趙團長說出來，好像使一些士兵也胆怯了，自動地代替張海說情；可是沒被趙團長允許，軍棍終於落向張海的股部去，一聲連續着一聲，使人想不到哪一聲才是最後的結束。不過那種聲響，很輕鬆，沒有一聲是很清脆的；所以趙團長責罵起來：

「你怎麼不用勁打呢？混蛋！」

以後，他奪過了軍棍，任自己來執行。軍棍究竟在張海的股部上起落

了多少次數，也沒人記下，彷彿經過七八分鐘才停下來，趙團長把軍棍拋在一邊，沒說一句話便走了。

「有一天見，大丈夫報仇三年不晚！」

——張海說着，從地上爬起來。有幾個士兵圍過來，扶着他；他推開了他們，自己仍是一樣輕快地走回廚房去。老廚夫像是自己遭受了一次的驚險，臉色慘白着，探詢着他的刑傷，

「怎樣，還能走嗎？」

「你看看！」

他故意給老廚夫跳動幾下；而且聳起身子跳到炕上去。老廚夫好意地

說：

「你真是王八骨頭！」

「你看看！」

他解開褲帶，讓褲子落到膝下露出的股部，却不是赤裸的皮膚，周邊用布條裹着一層乾豆腐，已經貼在一起，沒有了一頁一頁的原形。老廚夫笑了，贊揚地說：

「老兵！老兵！」

「六七年啦，還有什麼不懂的？」

「有你說的；一個老兵不懂的，你都懂啦！」

這時候，趙團長派一個衛兵來，特意爲張海送來一元鈔票——是要他買藥醫傷的。

他很快地穿好了衣服，跑到趙團長辦公室的門前，做了一個跛足者，摸着牆壁走進去，站在趙團長的面前，不住地抖着身子，彷彿是站不住，要用兩手撐着桌邊。他沒說什麼，祇留下一個謝禮走了。

一元鈔票，使張海不安了幾天，終於在一天的夜間又走了出去，嘴里仍哼着他慣唱的歌子：

情哥哥，

你何時再來？

.....

祇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兒開，

小妹妹與你掛呀，掛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來！

小妹妹緊抱着你，

像雙飛的燕，一樣飛開，

.....

當他看見了玉喜的時候：

「你生我的氣啦嗎？」

「不，我還想着你呢！」

於是張海也不分辨她的話，是真實的，或是虛偽的，祇是把甜蜜的笑臉，送近她的眼邊，用胳膊把她裹進屋去。屋是很小的，底邊有一段短炕，放着花布的被子和花布的枕頭，側面擺着地桌，椅子和垂着銅鎖的小皮箱；所餘下的地方，祇有一個小小的牆角；他就是把她擁在那牆角邊，從衣袋里掏出趙團長送他的那一元鈔票，低聲地問：

「我可以住下嗎？」

她用食指與大姆指，挾住鈔票的一角，摸搓了一下，她也低聲地問：

「祇是一張嗎？」

「是，祇是一張，一張我可以住下嗎？」

「住下要——」

她的話中斷了，隨着伸出個手指來，於是他的手，從她的肩上鬆鬆地垂落下來，握成了拳頭：

「怎麼的？」

她的眼睛張大了；然而，却是笑着，吻着他的拳頭，終於被她吻開了，垂直了手指。她問：

「你生我的氣啦嗎？」

「不，我還想着你呢！」

的確他是在想着她，爲了缺少一元鈔票，他曾失眠了幾夜。有一天他向老廚夫說了許多好話，借了錢；畢竟宿了玉喜一夜。

以後，他幾乎是瘋了，常常直瞪着眼睛，沉於默想中，有時老廚夫喚

着他；他却絲毫沒有聽見，成是受了極大的驚恐——在這種神情中，他常常無意地打碎了飯碗，小碟子，甚至有一次擔着菜桶飯桶，在平坦的院場上跌倒了；所以在幾天以內，士兵都知道他是在迷戀着妓女。並且他自己常向人家形容他所愛的玉喜：怎樣的面孔，怎樣的動作，怎樣地抱着他，吻着他，教他怎樣地唱歌。

「允許了我，說是要嫁我呢！」

他常常用這句話給自己做了終結；不然便是：

「我忘不了她。」

但是「九一八」事變的那天，團部發出了戒嚴的佈告：全團官兵，一律禁止外出。

張海在院內踱着細碎的步伐，望着朦朧的月色，幾乎望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第二天張海剛睡着的時候，趙團長命令他去找趙化雄，不許趙化雄參加學生的遊行。他趁着這次絕好的機會，去探望玉喜了；可是她的門緊閉着，也許正在留宿着客人。他走了，白白費去了許時間。

那時候，學生的隊伍已經衝破了軍警的包圍，衝出了校門。張海追去了，直追到車站附近的地方，才追上了隊尾；然後他又追上了隊頭。不過，因為學生的總數有五六百人，他很難辨出趙化雄在隊里所佔的位置。雖然隊里有校旗這分着每個學校；但是他不認識校旗上的字。最後他沿着隊伍，喊叫了趙化雄的名字；學生注視他，好像在疑心他。

他喊了幾聲以後，有了趙化雄的回答：可是趙化雄說：

「你回去告訴我的父親，就說我不回去。」

因此張海看守着趙化雄，隨着學生隊伍走了一天。在晚間，在趙化雄的家里，他看趙化雄獨自在沉默着，他問：

「少爺，你有心事嗎？」

趙化雄仍是在沉默着，

「你去看看筱翠仙吧？」

「我不去了。」

「你怕戒嚴嗎？」

「不，不是的。」

「爲什麼？」

「爲什麼？瀋陽都被佔了，誰還有那些閑心！」

他繼續講起了報紙上的消息：「友軍」怎樣轟炸北大營，怎樣奪取兵

工廠……怎樣怎樣失去了瀋陽，可是張海仍沒有完全明白，他問：

「瀋陽不是有中國兵嗎？」

「那時候，早就退了，」

張海想了想，記起了參謀長的話：

「——兵不是保國衛民的嗎？」

趙化雄默然地垂着頭，說不出什麼理由了，暴罵了一些時候，不住地

說着：

「漢奸……漢奸，漢奸！……」

然而，過了幾天，趙團長也隨着他的高級長官發了投降的通電。並且在團部的門前貼出了一張佈告，仍是一些軍人的慣語：什麼聽候長官的命令，什麼絕對服從……其中沒有一句是說明投降的理由與事實的。

那時候，是午間，不過，天上沒有太陽，各處擁塞着流走的陰雲，濃黑的，一層遮蔽着一層，有的在集中着，有的在散開着，漸漸地吞食盡了僅有的一些灰白的雲絲，漸漸地要使這世界消逝在黑暗中。有時響過了雷聲，却很少有着電光——就是有，也祇是那樣不明亮的一條，從陰雲中劃開細小的綠紋，一刻的工夫便又逝去了

老鴉繞着房脊飛轉；那般的鳴叫，使人聽厭了。

士兵散開三五人一羣，在講說什麼，他們的話聲很低，不在他們的身邊是聽不清楚的，從他們的神情看來，可以知道他們是憤怒了。

張海在草棚旁，把短短的草莖與高粱米粒一堆一堆地混合起來，爲馬製做着食料。他看見士兵那種不常有的情形，他湊近了些，聽見他們說：

「誰願意做亡國奴，誰就投降；誰不願意做亡國奴，誰就他媽打打！」

然後，又有人問張海：

「你是你娘養的，你這回也幹一下吧？」

「幹什麼？」

他們笑了；那好像是他怎樣的愚蠢的；可是有人給他說明白了，他却

說：

「我還要照顧玉喜呢！」

「她是你的娘？是你的奶奶？」

——有人罵了他；甚至有人要打他。

這時候，幸是趙化雄，從趙團長辦公室走出來了，張海向他跑過來，問他：

「你什麼時候來的？少爺。」

「很久了，」

「我還不知道呢，少爺你做什麼來了？喂，你哭了嗎？」

「沒有。」

「不，你看你的眼角還有眼淚呢。」

「同父親吵嘴了。」

他又繼續罵了趙團長幾句；士兵向他行了一下軍禮，都避開去。他叫着：

「爲什麼，你們都去了？」

士兵停下脚步，可是沒人說話。他向士兵給自己做了一次剖白，最後的一句話是：

「——我絕不同意我父親的主張。」

「我們現在應當怎樣呢，少爺？」士兵中有人這樣問他。

「應當抵抗，抵抗到底！」

張海很快地推了他一下肩膀：

「小心些，團長知道。」

可是，趙團長終於知道了，罵了趙化雄，並且向士兵聲明：違令者，要受軍法處置。

從此，士兵直是圈中的豬羊，等候着走向屠場，等候着屠殺。

集聚着幾天的陰雲，被雷轟碎了，落了秋天的暴雨。地上的積水，流成了一條一條的小河，同螞蜒河一樣匆忙地流去着——流向什麼地方去了呢？沒人知道，祇看見它們衝過街路，好像在追逐什麼，觸了牆根，山底，或是預防水侵的堤壩，便轉過方向，另闢了去路。祇有一天的工夫，

積水滿了整個的小城市，已經佔有了小城市的街道，院落，曠場……，每家的窗子被水浸濕着，窗外幾乎完全斷絕了行人。

團部院內，同樣也沒有一個人，或是一匹馬，也沒有任何的聲響，清冷得如同墓場一樣，門前的崗兵恰似兩個守墓者，一人握着一支步槍，無生氣地依着崗樓的一邊，不知他們是在困睡中，還是在冥想中？

過了些時，雨斷息了一刻，張海跑出來，望望天色。這時候，有馬車的鈴聲響近了，然後，馬車被崗兵阻住了，問：

「找誰？」

車棚垂着一塊油布，遮住了車裏的乘客，油布上僅有的一塊小玻璃，也被雨淋得模糊了。於是崗兵又問了車夫：

「從哪裏來的？」

「車站。」

「做什麼的？」

「不知道。」

「幾個人？」

「兩個人。」

是兩個人，一個年老些的，一個年青些的，脣上却都留着一點同樣的黑鬚。他們揭開了車上的油布，探出頭來，沒容崗兵指問什麼，便用手杖推開了崗兵，使馬車安靜地轉入門去，他們走進趙團長的辦公室。

又過了些時，團部傳遍了一種消息；張海正向每個士兵播送着：「友

軍「開來了一列兵車，停在車站上，不過「友軍」沒有下車，祇派來兩個代表……。

雨突然大起來了，雨滴像豆一樣，彈一樣，投下來，射下來，讓積水的地方濺起着水花，泡沫，落雨的响音，如同湧來的海潮，空旋間，充飽着一種淡漠的氣氛，遮沒了遠處的山腰；近處的屋脊也漸漸地模糊了。

衝來的一陣暴風，幾乎把樹上的葉子完全打落下來，老鴉終年製做的巢子破碎了，一枝一枝的草莖隨風飛散着，老鴉依在孤另的樹枝下，遭着雨淋，有時抖開濕淋的翅子，從樹邊繞過幾周，又飛回了原處，有時有幾聲短短的鳴叫——那種聲音愈發加倍了秋天的淒涼。

可是張海仍是同平常一樣地在歌唱着：

情哥哥，

你何時再來？

.....

祇等明年春三月，

桃花，李花，杏花兒開，

小妹妹與你掛呀，掛招牌，

情哥哥，

你好再來。

.....

「亡國的時候到啦，你他媽的還有閑心唱呢！」

老廚夫罵着他，是誠懇的沒有絲毫玩笑的意思；可是他聽，仍在繼續唱着：

小妹妹緊抱着你，

像雙飛的燕，一樣飛開。

「你離我遠點唱去！」

「管你什麼閑事？」

「我不願意聽！」

「硬裝不錯呢！亡國的時候到啦——就你明日，別人必是都糊塗。我是打雜的，唱兩句，你來管我啦；團長都投降啦，你怎麼不說他呢？」

老廚夫氣憤了：

「好吧，你唱吧，鬼子來了，你就好啦。」

「鬼子來就來吧，老爺到哪都是一份打雜的！」

「打雜？哼，怕你小子那時連命都沒啦！」

「放你媽的屁！」

院內响起了集合的軍號，張海跑到門邊，從門縫望着：雨滴細小了些，仍是飛快地落着，飛快得像一條一條的水線，從天空連到地上；漸漸地被士兵的帽頂，肩膀觸斷了長長的一列。

「我也看看。」

老廚夫踢開了門，風捲入幾縷雨絲濕了張海的臉，他沒有責罵老廚夫，祇是不轉動地望着。

駐守團部的一連士兵，他們全數排起隊來——是平常一樣的橫隊，三個排長把整個隊形截成三段，由連長指揮。不過，他們沒有平常那樣整齊，皮帶，刺刀，都錯放了位置，有的把皮帶掛在肩上，有的捲成一團握在手裏，有的把刺刀插入裹腿裏，有的隨着斜掛的皮帶垂在腰間，槍枝與彈帶呢，都沒有在他們的身邊。連長命令他們整理一下自己的軍裝；他們都皺着眉，緊閉着嘴唇，把腳插入泥水中，沒有一下轉動，任着無情的風雨吹淋。

趙團長出來了，沒有走近士兵的隊旁，爲了避着風雨，他留在門邊了。他還沒有說話的時候，他已經氣憤了，罵過了連長，又開始向士兵說話：

「你們看看你們像什麼樣子！」友軍』的代表預定今天檢閱我們的全團，因為雨天的關係，祇好暫先檢閱你們這一連；然後『友軍』的隊伍好開進來。你們看看你們像什麼樣子，——要衝突嗎？要……做什麼？人家能不疑心嗎？」他想了想又說：「爲了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要先解除武裝。」

他派衛兵去收理槍枝彈粒後，又叫來了張海：

「你再幹點事情！」

張海沿着隊旁，把刺刀一把一把地集攏在自己的手裏；當他每次接過一把刺刀的時候，他總是看見有幾滴淚水隨伴雨水落下來。他搬送幾次，才把刺刀完全搬送到庫房去。

突然，有一種瘋狂的叫喊响近着——成羣的學生擁向團部來，趙團長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了手槍，張海跑到他的身邊，特意告訴他：

「那裏有少爺呢！」

趙團長斥開張海，走近學生去：

「你們要聽從當局一切的命令，不許妄動——」

學生打斷了他的話，喊着反對軍人不抵抗而投降的一些口號。

他把手槍對準着學生喊：

「我看你們誰敢妄動，我就槍斃你們誰！」

趙化雄從學生中衝出來：

「爸爸，你先斃我吧！」

「誰都是一樣！」

趙團長立刻開了一槍；但是，開槍的時候，張海要抱他的胳膊，沒有抱住，觸動一下他的手腕，使他開放的一彈從趙化雄的頭上做了流彈。於是他把槍又瞄向了張海：

「你要找死嗎？」

「不，那是他。」

「他怎麼的？」

「團長，他是少爺！」

「打的就是他！」

他再把手槍伸向趙化雄的時候，所有的學生完全騷動起來了；士兵混

成一團，衝向庫房去。他退轉屋內，命令他的衛兵守住辦公室的門扇。

祇有張海孤另地被遺在曠大的院場上。

西山上的陰雲，正在溶化，消散。太陽在山脊的沙土上，留了一片淡漠的紅色，漸漸地沒下山脊去，白色的雲層間遺有幾條豔麗的霞光，雨後的景色，是鮮明的；整個的城市，都在恐怖中。

團部的四周，被「友軍」包圍起來了，士兵與學生破壞了庫房，奪取着槍枝。趙化雄一人握着兩支槍，還有彈帶，喘息着，從人羣裏擁出來：

「張海！」

張海來了，趙化雄向他送出一支槍：

「這是你的！」

「做什麼？」

「你沒看見現在是什麼時候麼？」

「打仗嗎？」

「是的。」

「少爺，我不能。」

「怎麼？」

「我還要照顧玉喜呢！」

天黑了的時候，學生還在計議着一些什麼計劃。可是團部附近的地方，已經响起了槍聲——團部外的士兵爲了援助團部內的士兵，開始向「友軍」衝擊起來，團部內的士兵也趁着這個機會向外衝圍，所以團部無

形中便做了戰地。

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切的形色完全消退了，祇看見彈粒遺下的火線，像光條一樣，一條交織着一條，在黑暗中織成了花紋。士兵破着喉嚨在喊：

「殺呀，殺呀！」

這種喊聲中，潛伏着一種人類最大的英勇和鬥爭的光榮。

在第二天的早晨，團部四周遺下了許多的屍身，有的傷了頭部：眼睛，前額，臉頰……有的看不見傷痕，祇是衣服上有一個小的洞孔，有的滿凝着鮮血，在手上，衣服上以至地上，有的破碎了前胸，或是後背。雖

然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友軍」，他們却是同樣地安靜地躺着。

團部的木柵拆毀了幾處，餘下的幾乎都傾斜下來貼近了地面。門前的崗樓碎了，集起一堆木片，有的突出着粗大的鐵釘。門前仍有崗兵徘徊着，不過是「友軍」了。

螞蜒河邊有着稀鬆的槍聲——逃出的士兵還在抵抗着「友軍」。不過，街市已經被友軍佔有了，他們的騎兵隊，砲兵隊繞着每條街道，向居民示威着。

已經是吃早飯的時候了；可是許多烟囪還沒有飄起炊烟。每家的門窗，都緊緊關閉着，街上也沒有了好玩的孩子和小販。處處都加深了一種

淒慘的色調……尤其是團部附近的鄰家，許多的房脊，院牆，窗子，門扇遭了彈擊，地上散着一些磚與玻璃的碎塊，其中雜着無數的彈殼。有一家白色的牆壁上，凝結着一團血跡，彷彿是誰故意噴了一口紅色一樣，四邊散開着飛濺的斑點。還有一家的玻璃窗上，印着一個手掌的血印……

天上的雲，很難辨識究竟是什麼彩色，不像灰色，也不純是白色，也許在畫家的調色板上，感到了調色的困難。

趙團長仍是穿着上校的軍裝，不過帽上青天白日的帽花裹起了一層紅絨，他所有的士兵，祇餘下二三百人了，而且，完全做了「友軍」的俘虜，被看守在連部里，營部里；團部里呢，比較少些，其中有張海，趙化雄，老廚夫，還有其他一些兵和學生，共計是二十幾個人。他們的兩膊都

繫在一條長長的麻繩上，麻繩的一端繫在馬樁上。幾個「友軍」的士兵持着步槍向着他們，看守着他們。

張海悄悄地對老廚夫說：

「我太餓了。」

「你怎麼不唱啦呢？」

「友軍」的士兵聽見了，罵了他們幾句不完整的中國話，又踢了他們幾脚，指着他們說：

「跪下！」

老廚夫跪下了，張海却沒有聽從，於是「友軍」的士兵用刺刀比量着

他說：

「你的，跪下！」

「我不！」

「什麼的，你的？」

張海默然地站着，眼里充飽着淚水，滾轉着，從一眼角滾到另一眼角去，始終沒有流下一滴來。

「什麼你的不跪下？」

突然，張海的衣服被刺刀劃開了，露出赤裸的胸膛來；他好像在問着馬椿，天邊的一塊流雲，勇敢地喊了：

「中國人不是人了嗎？」

隨着他的話尾，從激憤中衝出了一片叫聲——他是怎樣忍受着他的賂

膊，從麻繩移到另一麻繩上去，是怎樣忍受着被掛在馬棚里，空懸着肢體：兩膊與一條橫木，束在一起，使兩腳距離地面有一尺多；而且有一個「友軍」的士兵，用刺刀向他調笑着，讓刀刃常常靠近他的胸脯：

「好的有？」

張海那般神情，好像被火焰燃燒着，眼角起了幾條紅色的絲紋。老廚夫痛哭着，祇有一種哭聲，淚水彷彿已經流盡了，他哀求着「友軍」，「友軍」拒絕之後，還打了他，他看着「友軍」離遠了些，他又哀求趙化雄說：

「少爺，你忘記我們了嗎？」

「沒有。」

「那你怎麼不給我們求求情呢？」

趙化雄驚奇他的話，他一面注視着「友軍」的步子；一面低聲地問：

「你說什麼？」

「那你怎麼不給我們求求情呢？」

「我不是已經同你們一樣了嗎？」

「團長呢？」

「現在，他是他，我是我了。」

趙團長歡送一位「友軍」軍官的時候，趙化雄的衣服被老廚夫扯動一下，彷彿是要他向趙團長說幾句好話，可是，他却憤恨地從趙團長身上避開視線，垂下頭來。

在下午，在團部院內的一角，集滿了「友軍」的彈箱，還有一架平射砲，正對着門外，擺好了開放的姿式。由「友軍」的命令，從麻繩上解下他們，把他們分做兩人兩人的一羣，交給他們一種工作——搬送着屍身。

張海與趙化雄被分在一起，他們兩人默默地相望着；突然張海望見了「友軍」的彈箱，他說：

「少爺，你看，那都是給我們預備的。」

趙化雄沒說什麼，悄悄地拖起一個學生的屍身，可是被監視着他們的「友軍」踢落下來，指定他們去拖「友軍」的屍身，於是，他們聽從着，把「友軍」的屍身一個一個地送進房間去，在他們拖起第一個學生的屍身的時候，「友軍」重新指給他們一處停放的地址：營房的後邊，凹下的地

方，因為雨天的關係已經成了一個很大的死水池，四周飛集着許多的蚊蟲。

「走吧，有了你安息的地方。」

張海拖着死者的腳；趙化雄拖着死者的頭走着，一邊在默語着，一邊為死者整理着頭髮，拭着臉上的血跡。他看着監視他們的「友軍」在他們的身後離遠了些，他開始低聲地喚了幾聲死者的姓名，繼續又說：

「你安心吧，朋友，我們有人為你復仇！」

「少爺，你不要難過吧，哭又有什麼用處呢？」張海說。

「你不知道，他死的太慘了。」

「你看見啦嗎？」

「我怎麼沒看見呢？我們倆是一同往外衝的，我聽見機關槍聲太緊，我身前的人一個一個倒了，我要退回來，他不肯，剛剛衝到門旁就倒了。可是他當時還沒死，我聽見他大聲地喚過了我的名字。以後我便不知道了，也許又中了刺刀？你看——」

張海順着他手指處，看見了死者幾個破碎的衣孔，搖起頭來，好像不相信死者的血就是從那些衣孔里流盡了的。

他們走到死者葬地的時候，躊躇起來了，不肯讓屍身離去他們；可是「友軍」監視着，走近了他們——才勇敢地投下去，彷彿投下一塊垃圾物。

漸漸地把死者完全水葬了。可是有一個「友軍」的長官，却譴責了那

幾個「友軍」的士兵。

張海向趙化雄說：

「官總是比兵好。」

「怎麼？」

「你看那個官的樣子，是不願意把他們的屍首送到屋里去，把我們的屍首拋在這裏。你看那個官的樣子，一定是生氣了，一定是罵着兵呢。」

那個「友軍」的長官命令他們從水中拖出了死屍，留在地上，聽候他的指示。

於是張海又向趙化雄說：

「官總是比兵好！」

「好什麼？」

「不管把屍首送到什麼地方去，你看看，不總是比拋在這裡好的多嗎？」

但是那個「友軍」的長官交給他們幾把刺刀，要他們把死者的頭與身體分成兩部份，身體又拋到水中去，頭懸在門上示威着。

「官總是比兵好嗎？」

這是趙化雄問了張海；張海不做聲了。

他們的工作完後，又把他們綁起來，繫在馬樁旁邊。可是趙化雄的母親和野蘭來了，一面哭着，一面還叫着。團部門前「友軍」的崗兵向她們伸出了刺刀，阻止她們走入院內。經了趙團長的證明，才放開她們，在她

們看見——她的兒子，她的哥哥的時候，她們噁了喉嚨爲了哀求趙團長她們跪下了。終於還是經過「友軍」的許可，發給趙化雄，張海兩張通行證，由她們領回家去。

這時候，逃出的兵士更加激烈地反攻着，使「友軍」全部開赴前方去，並且，把俘虜的兵士恢復了自由，命令趙團長把他們重新點編一次，組成了不完整的兩連士兵，經過趙團長的訓話，發給他們每人一枝步槍，二三十粒槍彈，維持地方的秩序。

然而，天剛剛黑下，逃出的兵士已經包圍了整個的小城市，每處的山脊上都有彈聲響來。每家的窗子——不管是紙窗或是玻璃窗，都是黑黑的，沒有一處，有着燈火。平常臨睡前的一切騷聲，都停息了；祇是不時地有

幾聲孩子的哭聲；但是隨着也便瘖啞了，彷彿是被嚇住，或是被什麼堵塞了。

寫着趙公館的那個房間，也同樣在這般的死靜中。趙化雄的母親，在黑暗中，摸索着，吁着長的氣息，整理着她所有的珍貴物品。野蘭常常從屋門跑到院門去，探視一下再跑回去。不知她是向誰說着：

「街上還很安靜。」

張海與趙化雄呢，他們兩人相伴着，在院場上慢走着，誰也不說什麼話。

突然，張海說：

「我要——」

他的話又被他吞入了喉嚨。趙化雄伸長了頸頸，彷彿要從黑暗中。看出他的表情來：

「你要，你要怎的？」

張海不回答什麼，祇是搖了頭，加快地走了幾步，又慢下來，漸漸地慢得幾乎停住步子。趙化雄停下了，拖住了他，兩手握住了他的兩肩，他問：

「你要怎的？你要照顧玉喜嗎？」

「不，我要從軍去！」

「怎麼？」

「我要從軍去！」

這聲音，比較高些；所以野蘭從門縫里探出頭來，她急匆地問張海：

「哥哥，你說什麼？」

張海好像沒有什麼適當的話回答她，停了一刻，他說：

「沒說什麼！」

「我不信，你要告訴我！」

「什麼你都要問，去吧！」

然而，她跑來了，隨伴他們走着，張海斥了她幾次，她畢竟沒有離開他們；直到他們走入屋去，她才獨自去了。

電燈隨着亮了一下，閃出了一張簡單的鐵床，床邊的彈帶，裹腿，匣槍……此外完全是一些模糊的東西，然後，電燈便息滅了。這是一間衛兵

住的房子，趙團長喚去了衛兵，房間室閉着有兩夜了。

趙化雄躲避着門扇和窗子，把張海扯向一個牆角去，好像用嘴在吻着張海的一個耳朵。

房間在靜悄中過了一刻。

張海說：

「你大點聲說，我聽不見。」

「你先不要從軍去——」

張海不等他說完話，便搶着說：

「我不能不去從軍去了。像今天這樣的生活，少爺，我一天就夠了，你呢？」

「我先不要你去從軍，我是另有一個主張——」

「什麼主張？」

「我要先做一個兇手，然後，我們再一同去從軍！」

「做一個兇手？」

「是，做一個兇手！」

「我要知道——你做誰的兇手？」

「我要知道——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嗎？」

窗外透入的幾縷月光，浮起了一層恐怖的暗影，浸滿着屋內的每個角

落——這種陰森的色調，會使人感到異常的不安。張海向窗外探視一下，

他匆迫地問：

「我要知道——你做誰的兇手？」

「我要知道——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嗎？」

「可以，當然可以。」

這時候，窗外突然響了一聲驚恐的叫聲，有一個頭影在月光中劃過了窗邊。張海高聲地問：

「誰？」

「我，我……」

野蘭來了，她站在他們的身前抖索着，然後她抱住了張海她哭泣了，說了：

「哥哥，你嚇死我了，你才說什麼啦？」

「沒說什麼。」

「你不騙我吧，哥哥，我聽見了。」

「你聽見又能怎樣？」

「不是的。你不能幫助少爺去冒險。」

張海對趙化雄說：

「她既然聽見了，就聽見了吧！我要知道——你做誰的兇手？」

「我的敵人！」

「敵人？……誰？」

「我的父親！」

野蘭哭出了聲音：

「哥哥，你不能那樣殺他，他是團長，他待我們很好，你想想，不是的嗎，哥哥？」

「哼，他待你好，待我好什麼？」

「哥哥，你怎麼對我總是這樣大的氣呢？我要你的脾氣好些，準有一天，你可以做團長的衛兵。」

「我可以做團長的舅子，還衛兵呢！」

於是她痛哭起來，在哭聲中，好像有許多難言的苦衷，可是，她說，從張海身邊悄悄地向趙化雄走去，讓她的臉孔留在月光里，映着那一粒一粒的淚珠，明晶而又純潔的兩條珠繩。

在死靜中，這裏好像是空閑的房間，沒有人聲，也沒有任何一些輕微

的騷擾。

她抽動了幾下喉音，終於說話了：

「少爺，我可以同你說幾句話嗎？」

「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我沒有讀過書；可是我知道——一個人是不能殺他的父親的，不是的嗎，少爺？少爺是讀書的人；比我知道的更多，你怎麼可以殺你的父親呢？」

「我要殺的不是我的父親，是我的敵人！」

「少爺，你是那樣狠心的嗎？」

張海的兩手，伸入趙化雄與野蘭的中間，張開了，隔遠了他們兩人的

距離。

「走嗎？」趙化雄問。

張海說：

「走，槍呢？就用衛兵的匣槍嗎？」

「也可以，不然，家裏還有兩隻，最好還是不驚動我的母親吧，好嗎？」

他從床上拾起匣槍來，檢視一下它的每一細小部份，然後裝飽了彈粒，插入腰間。

張海用幾句最嚴厲的話威脅了野蘭，不許她把這個祕密的消息傳給任何的另一個人。最後他又說：

「如果有人發覺了，我就要你的命！」

他們的影子從屋內飄出了門外，向一條路上飄去了。

在多日的雨天之後，突然有月亮衝出了雲層，是格外的新鮮，明朗；不過有飄走的雲塊，常常遮蔽它，使地上失去了它所給與的明亮，迷矇了夜行人的眼睛，不注意的時候，會把脚步陷入泥濘中。雖然天面上還有星星，盡量地閃着，但是它們終是代替不了月亮的明亮。

夜風漸漸地加深了秋涼，浸透衣內，使人感受了初冬的清冷。

沿路的人家，沒有什麼響聲，好像完全停止了呼吸，讓夜行人從路上安靜地走去。可是，四外的槍聲，却一刻比一刻加多，總沒有停過，並且不時有砲彈拖着火線，衝過了月亮下矇矓的山脊。

他們走着，步子非常輕快。張海指着房屋下的黑影說：

「如果那裏有人等着我們，我們就沒處跑了。」

「如果有人驚動了我們，必要時，我們就先打死他。」

然後他計劃着怎樣從團部逃走的方法，張海有些急慮，他想了許久說：

「逃走是很難的吧？」

「不難，團部祇有幾個鬼子了，必要時，叫他們和團長一同去，我們的士兵，誰肯把我擒住呢？」

他們轉入了一條狹路，兩邊都是很高的院牆倒下來的黑影，遮着他們的去路，院內的老樹，幾乎脫盡了葉子，交叉地伸出牆，在地下絡成了蛛

網般的影子。

漸漸地有着一種匆迫的脚步聲近了，他們站下了，讓身體貼緊了院牆。

「哥哥，我看見你們了。」

這是野蘭的聲音，她繼續又說：

「我跟你們走了一路啦。」

張海走近她的身旁，彷彿用着權威者的態度在命令她：

「不許說話，立刻回去！」

他挽着趙化雄的手，又走開了。

她却不聽他的話，仍在後面追隨他們。並且勸阻着他們，她的話雖是

很低的，可是，却很清亮地傳向很遠的地方去。

他幾次地轉過頭來探視她，他怎樣地加快着脚步，與她的距離仍是不過幾步遠。他突然退回來向她說：

「你回去，不能再跟我們多走一步。」

她仍是不聽他的話，於是，他把她推倒路上，他們迅速地跑開去。可是她却放開聲音叫了：

「哥哥，我還有話說！」

他驚慌地制止着她：

「不許你叫！」

「我不叫，哥哥。你不能去；你去了，不會再有回來的一天啊。爸

爸，媽媽都死了，現在在我身邊的親人，祇有你，我不忍讓你去犯罪的事，我更不忍看着你受死刑。……」

「你回去！」

「哥哥，我說的話，你想想吧！」

「我沒什麼想的，你回去！」

「我不能，除非你先打死我。」

「好！」

於是他從趙化雄腰間取過匣槍打死了她；在開槍的時候，她特意向他挺出了胸脯，順從他受了一彈；並且他的槍口是堵着她的胸脯放的，所以路上並沒有受感什麼意外的騷動。

不過，趙化雄再走起路來，好像走上了崎嶇的山路，拋開的步子，一步比一步零亂起來了。

張海呢，仍是一樣地走着，祇是呼吸有些不勻稱，可是走到團部門前的時候，却很鎮靜地把通行證交給那個「友軍」的崗兵檢視一下，走入了。

院內停留着的「友軍」戰器已經全部出動了，祇有三五個「友軍」的士兵，在徘徊着，在監視着趙團長新編的兩連士兵，此外沒有什麼改變的，營房裏仍燃着燈火，馬棚裏不時有幾聲蹄聲——不知是馬蹄打着馬槽，還是觸了板壁……同往日的夜裏一樣。不過，已經該是睡覺的時候，怎麼沒有士兵習慣的鼾聲呢？

那所很大的房子，不僅是趙團長的辦公室，還有會議室，衛兵室，傳達室，寢室……排了兩列，中間是一條長長的過道。他們悄悄地走進去，就是悄悄地留在過道上了。他們看看在許多鑲着玻璃的門扇上，祇有辦公室浸透着一層燈火，張海指了指說：

「進去，就在那屋呢。」

趙化雄在門前躊躇了，張海催促他：

「少爺，什麼事情，都要快才好。」

於是趙化雄掏出匣槍來，勇敢地推開了門。但是屋裏沒有趙團長，祇有一個衛兵向外探視着什麼。他問衛兵：

「團長呢？」

「已經睡了吧？有事情嗎？少爺。」

「他在寢室嗎？」

「是。少爺，你的臉色怎麼那樣難看呢？」

「沒什麼。」

「呀，你怎麼帶着槍呢？」

「不許你說話！」

他退出來，把辦公室的門緊緊地閉住。在寢室的門前他突然停住了，

他問張海：

「你可以代替我嗎？」

「什麼？」

趙化雄把匣槍送近他的手邊說：

「你可以代替我嗎？」

「你怎麼的了！」

「我不能殺他了。」

「爲什麼！」

「我的頭已經暈沉了。」

他一隻手撐着牆壁，幾乎要傾倒下來；而且他的呼吸也更加急促起來了。

過道上，安靜得可以使他們的話聲透入每間門內去，就是有老鼠的騷音，也可以清楚地被人聽見。

然而螞蜒河邊的戰爭正在激漲着，密連的彈聲，沒有停過一刻，從那種聲音裏可以聽出是在漸漸地響近了。

張海想了一下，便允許了趙化雄，不過，他慎重地問了一句：

「我斃了他，你不怨恨我嗎？」

「不，我要感激你呢！」

於是，張海取過匣槍，獨自走進趙團長的寢室，他摸了一些時的牆壁，燈才亮了。

「做什麼？」趙團長問。

「不要動！」

「怎麼？」

「不怎麼的！」

隨着，連續地響了幾彈，完全中在趙團長的身上，沒說一句話便死了。

然而院內却發生了極大的騷動。

天還沒亮的時候，街頭已經傳遍了這驚人的消息：趙團長被張海殺了，張海臨逃的時候，被院內「友軍」的士兵開槍堵擊了，同時他也還了槍。以後團部新編的兩連士兵發覺了，衝出了營房，爲了援助張海，擊斃了所有的幾個「友軍」的士兵，以後；又衝出了團部，沿着螞蜒河河邊進擊着正在作戰的「友軍」的後方，衝開一條去路，與逃出的士兵合成了一

團，於是「友軍」不得不敗退了，所以三小時後這個小城市又復活了。團部做了臨時的警備司令部，在門前貼了幾條新鮮的標語：

□□□□□□

□□□□□□

□□□□□□

不過張海當時却受了重傷，手腕與大腿中了兩槍，倒在團部的牆根下，有一兩點鐘的工夫，老廚夫在騷動平靜以後走出來，才發覺了他的呻吟聲，然後通知了團部留守的士兵，把他送進醫院去。據醫生說槍彈已經傷了他的骨子。雖然他沒有死亡的危險，但是醫好之後，也祇是一個殘缺者了。經過醫生注射了兩次救急針，還沒有恢復他清醒的神情。趙化雄

呢，並沒有受傷，他在團部的騷動中逃出來，跌倒在路上的泥濘中。當團部士兵出動的時候，才遇見了他；在夜色中士兵誤認他是逃走的受傷的「友軍」。他當時說出一些嚙語，才辨出是他，便從隊伍中留下了兩個士兵送他回家；但是他已經不能走了，兩腿就像被暴風吹皺了的輕紗一樣地抖索着——他的神經已經失去了常態。那兩個士兵在沒辦法中，便拖起了他，送回團部來。向他的頭上澆了兩杯涼水驚了他，跳起來，向牆壁亂撞着。不得已也由老廚夫把他送入醫院，做了張海病中的伙伴。他們兩人的床，緊靠着，特別加了一個看護照顧他們。

漸漸地退盡了夜色，太陽爬出了山脊，向家的窗子投着光線。這還是秋雨後第一次恢復了些溫暖，狗舒適地竄出了門外，抖着自己的皮毛。被

暴雨衝散的小鳥，又飛集來，繞着人家的房屋鳴叫——好像在探詢人家是否平安。

趙化雄清醒些的時候，他貧婪地注視了一下他身邊的四周，隨手又扯開了窗幔，透入一塊天色！太陽上正浮過着流雲，配合着各種色調，彷彿是女人最美麗的刺繡品，無意中拋開了，堵了天面的一處。

「這是什麼地方？」他問了看護。

「醫院，先生。」

他的眼睛，從清醒中，又漸漸地朦朧下來——不知他在怎樣的憶想中搜取着什麼印象。

過了些時，他看遍了屋里僅有的四張白色鐵床，當他的視線接觸到他

身邊的一張鐵床的時候，他叫了：

「張海！」

看護制止着他，說明了他所喚的那個人的病狀，又說：

「醫生說，他不能再受一下驚動。」

他要檢視張海的傷處，也被看護拒絕了，他祇給張海舒展了一下的被子，手貼貼臉頰，然後他哭了。

看護送他一杯牛奶，他指着張海問：

「他呢？」

「他還不能吃，現在他祇需要休息。」

於是他也拒絕了看護給他送來的那杯牛奶。

在中午他的母親來了，她是那樣瘋狂地奔向着他，把頭投到他懷里哭了。

「媽，你坐下。」趙化雄說。

他的手握住一塊衣襟集起了一縷皺摺，彷彿要被她撕裂下來。

「媽，你要安靜些，這里不是我一個人，你看看還有好多別的病人，我們不能擾亂他們。」

看護也在勸慰着她，告訴她在醫院是不能任意騷擾的，並且給她指着張海說：

「這個人受了很重的傷，又流血過多了，不能再使他受一點的驚動。」

她看看，辨識出來張海的面孔，她便驚叫了一聲，把遮在張海身上的被子，從床上拖下來，她做着命令的神情，對看護叫起來了：

「你去叫警察來！」

看護奇怪着。

「他是兇手。」

最後醫院方面向警備司令部報告了，警備司令部正在計劃防禦的事，沒有多餘的人員，結果派來了趙團長以前的兩個衛兵，看護張海和趙化雄，有必要事時，再由他們報告警備司令部。

她看見了，來了她以前的衛兵，便命令他們說：

「押起張海來。」

他們垂着手沒有聽從。她氣憤了，她說：

「怎麼團長死了，你們連我的話都不聽了嗎？」

「我們要……太太……」

然後趙化雄向她說：

「你有什麼話要說，等張海好些再說吧！」

張海清醒過來，已經是兩天以後了。他經過了七次的注射，甚至每一小時都有一個醫生來診察一次，在他第六次注射的時候，他的體溫才由四十度減至三十八度多，他會哼了幾聲，或是拋開一隻拳頭，第七次注射以後，他知道自己傷痕的痛苦了，常常在床上翻滾着，暴叫着，彷彿是要由床上滾落下來，躺在地上。有一個看護站在旁邊，支配那兩個衛兵怎樣照

顧他，怎樣不使轉動，怎樣把他的手，安放在適當的地方，免去撞觸手腕與大腿的傷痕。

趙化雄常常注視他，又常常避開他——好像怕着他那慘白的臉色，和那深深陷入了在半合攏着的眼睛，探問他兩天前的情形，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戰事怎樣了和誰來探視過他。他祇是這樣地自語着：

「誰是我的朋友？誰肯答應我——我是你的朋友。」

趙化雄說：

「我是你的朋友——」

「那我請你快快放一槍吧，要對準我的頭放啊，把我的頭打得粉碎才好。」

「你說胡話了嗎？」

「不，不，我很明白。難道你從我的臉上還看不出來嗎？你就是從我的聲調上，也可以聽出我那不是胡話啊。」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你沒看見我的傷嗎？是那樣痛啊。」

趙化雄故意說：

「一個人應剛強些！」

於是，張海不做聲了，眼睛同嘴唇一樣地閉住了。那隻健全的手，握成了拳頭，幾次地要擊打自己的頭頂，幾次地都被他身旁的兩個衛兵握住。

他安靜了；可是在他那痛苦的臉色中，潛伏着一種憂鬱的神情。趙化雄勸慰他說：

「你安心吧，醫生說你的傷，並不重，至多兩個月就可以出院，也許不過一個月呢。」

於是有輕淡的微笑代替了他憂鬱的神情；可是過了些時他又說：

「你不要像哄一個小孩哄我吧，少爺。」

有時他張開眼睛，常常把視線投到窗外去；遮滿着窗邊的樹枝，向他抖動着，枯黃的葉子，從他眼前一片一片地落去了，餘下的祇有可以數出的幾片，飄搖着，已經沒有多大的壽命了。飛走的小鳥常在窗邊繞着圈子——那一刻的勾留，像是在探望他，爲他留下幾聲歡快的聲音。可是彈

聲激烈響起來的時候，他便縫閉了眼睛，轉入初醒的朦朧中。

這時候，趙化雄又輕輕地問他：

「你又在想什麼？」

「我如果沒有受傷，不是也在前綫了嗎？啊，那我該是怎樣快樂呀！」

趙化雄又故意說：

「在前綫也許死了，那還不如現在吧？」

「死了也值得！」

「那麼現在更值得。」

「……………」

「現在你好好養，總有一天，你在前綫上的時候。」

醫生來了，張海問他：

「你對我說真話，我的傷有好的那一天嗎？」

醫生爲他的逼問，隨便指出了他傷愈的日期。可是，因爲他體質過於虛弱，醫生經過幾次慎重的診斷，始終沒敢施用手術剖取他大腿里的那粒槍彈，所以他漸漸感受了傷痕的更嚴重。不過因爲戰爭的關係也很少關心着自己；常常默語着那一句話：

「守住這個城市吧！」

趙化雄出院的那天，恰有退敗的消息傳給他。雖然一切人都在欺騙他：

「不要緊。」

或是：

「祇少還能守兩個月。」

可是，他聽着那種緊急的彈聲，和院內人員那種驚恐的神情……沒有
一處不是在證實他們對他的欺騙。他同人們一樣清醒着，他能接受欺騙而
安心嗎？並且有一次槍聲幾乎響近了他的耳邊，他問看護，看護什麼都沒
說。以後老廚夫來了，才告訴他團部被「友軍」佔領一小時又敗走了。此
後，他便在夜里失眠了。

窗外完全被無邊際的黑暗堵塞了，屋里的燈光透不進黑暗的深處，祇
照亮着窗邊的幾條枝影，模糊地抖搖着。

遠處，近處有狗吠的聲音，一聲聲地連續着參雜在遠近的槍聲中。

看護匆忙的脚步聲，在過道上響來響去。他在床上翻轉着，看守着他身旁的那兩個衛兵在默語着什麼；然後其中的一人走了，餘下的一人對他說：

「我也要逃命去啦。」

「我呢？」

他問的人已經走了，他還在問着自己：

「我呢？」

窗外出現了新鮮的景色：紅色的火焰衝着濃厚的黑暗，窗外的樹枝也被染了紅色。甚至他的臉上，也好像塗了胭脂。

床上的幾個病人，都喚着看護，有的問着戰情，有的找着家人。張海呢？他喚來了醫生，他說：

「請你給我傷口上多裹幾層藥布，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這個恩人！」

醫生不明白他的意思，注視他；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白色病衣，他問看

護：

「我自己的衣服呢？」

「不會丟的，你放心吧。」

「謝謝你，給我拿來。」

「做什麼？」

「我要穿。」

「在醫院里不許穿自己的衣服。」

「我出院啊！」他已經叫起來了。

醫生與看護都誤認是他的神經變態，他反駁着說：

「我比誰都明白。」

「那你怎麼說糊話呢？」

「誰說糊話？」

「不然，你怎麼要出院呢？」

「那你們叫我等着死嗎？」

他指着窗外漲大着的火焰，槍聲更加響近了。

以後趙化雄跑來了，沒有向張海說什麼，便把醫院的負責人找來了，

給張海辦好了出院的手續，又把他帶來的一身衣服給張海換了，移到担架上去，由醫院的兩個人担起來。他看看自己的錶說：

「恰好還趕得上火車。」

張海問：

「這樣忙，你怎麼不早點來呢？」

「我的母親看住了我。」

「現在她呢？」

「在家。」

「那你怎麼來的？」

於是趙化雄說：從他出院他的母親怎樣看守他，又說：不管怎樣也是

看守不住他；不過這次所難的是沒有路費，直到她去廁所的一刻工夫，他把一個皮包的鐵鎖，用錘毀了，偷了二百多元鈔票跑出來了。最後他說：

「這就好辦了。」

但是火車開走的時候，他的頭從車窗探出去，看見了他的母親，一面追着火車，一面搖着手：

「回來，化雄！」

他勉強地垂下頭，聽張海在說：

「現在我好了，再沒人掛念我了。」

這時候，一面坡已經完全被「友軍」佔領了。

他們去的地方，是長城邊處沒有「友軍」的島上。那里，有着綠色的海波，被海捲起的浪頭，高出水面一二尺還多，散開了一片水花，一片泡沫，被風捲去了，被海吞沒了，有着好飛的海鷗，天天繞着海邊戲取着海水，也許迎着，送着入口與出口的船隻，有着綠林圍裹着的紅色樓房，幽閑的歌聲就是常常從那樓窗里送出，送向很遠的地方去。……」

可是他們在那里沒有認識的人，鈔票在兩日內使用盡了。幸是有一個難民收容所收容了他們這樣逃難的人。以後不久難民收容所解散了——趙化雄失踪了，祇有一次在報紙義勇軍的消息里，發現過他的名字。張海呢，在陌生的地方，沒有誰認識他，也沒有誰再叫他老兵。不過他的確是老了些：唇邊生了短鬚，眼角多了皺紋。可是他在短短的時期中，却學會

了好多技能：在雪地上，可以不穿棉衣，可以用身體滾代替步行，可以沒有任何樂器獨唱一首熟練的歌子：

你們……

你們有錢的老爺呀，太太呀，

你們有錢的小姐呀，少爺呀，

你們憐憫憐憫我吧！

……

你們憐憫憐憫我吧，

我，我——

我這遠方來的，

我這無家可歸的，

我這遭災受難的，

我這缺膊少腿的人啊。

.....

.....

